

第三屆卓越新聞獎

平面媒體類 國際新聞採訪報導獎

得獎人：徐錫滿

得獎作品：深入伊朗大地震現場（93/2 刊載於慈濟月刊）

目錄

前 言

第一篇 四十天已經過去

第二篇 巴姆城，迎接震後的第一個春天

前言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伊朗南部古城巴姆發生芮氏規模六點六強烈地震，逾四萬人喪生，讓經年戰亂的中東地區再添一場悲劇。

這場世紀大地震引起全球關注，國際救援組織紛紛湧入。

「全世界人類就像是同一個身體，那個地方痛了，其他地方也跟著痛了。」
聯合國臨時辦公室門口，鐫刻著伊朗古詩人 SADI 這句話。

慈濟勘災小組再七十二黃金救援時間抵達重災區進行物資發放與醫療救援，
迄今，慈濟援助腳步仍在伊朗穿梭，協助重建六所學校。

本刊記者克服語言、風俗、宗教的隔閡，
連續數月深入這個古老而陌生的伊斯蘭世界，追蹤報導居民受災的創痛與重建歷程。

巴姆前教育局長阿曼諾拉說：「這是真主的考驗！地震啟發了人們如何去思考悲傷與痛苦，去了解什麼叫作生活的美滿，若不是這一次地震，人們或許始終不知何謂悲傷、什麼才是幸福。」。

本報導深入發掘伊朗人民面對災難時的堅韌精神，作為同樣位處地震帶的台灣民眾借鏡。

第一篇 四十天已經過去



四十天已經過去了，
巴姆人民的傷痕還是新的，
儘管把巴姆重建成全新的城市，
甚至，比地震前更好，
這些傷痕不會被遺忘，
因為，
物質的完美癒合不了巴姆倖存人民的傷口。
四十天已經過去了，
對於過去的震撼，他們還是那樣驚慌！
四十天已經過去了，
對於未來，可從人們的眼神中再度看到希望！

—摘錄自伊朗報紙《Jamjam newspaper》

【 古 城 餘 暉 】

巴姆的夕陽，依舊霞紅滿天。阿克巴（Akbar Panjalizadeh）走在灑滿金黃色油墨的街道，彷彿踩踏在精緻色豔的波斯地毯上，心裏暖和了起來；因為今天他的旅館，住進了十一位國際旅客，生意還算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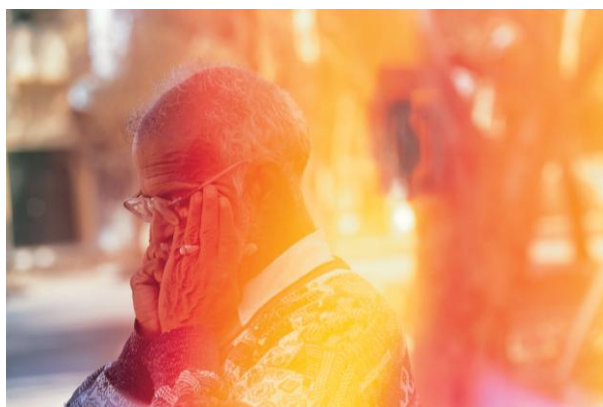
明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又是星期五了（伊朗星期五為假日），住在巴姆的高中物理老師瑪吉蒂（Majid Qavavy）帶著兩個孩子外出旅遊；在巴姆古城附近從事手機及配件生意的亞客巴（Akbar），也在日落時分，偕同妻子帶著兩歲大的孩子，欣賞古城餘暉。

巴姆靠著兩千年的古城遺跡而成為伊朗的文化觀光勝地，除帶動巴姆的繁榮，也讓居民添增了一分榮耀。

吉曼羅蒂街（Kashavarz Street）是巴姆較偏遠、貧窮的地區，住在街上的阿里（Sayed Ali）正載著批發來的水果，準備拿去別鄉的夜市叫賣。

阿里與弟弟從鄉下來到巴姆投靠大哥，一起從事出租車司機的工作。但這個冬天似乎特別冷，旅客銳減，生意明顯不好，阿里只好晚上再賣些水果，勉強貼補著家用。阿里想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他考慮回鄉下找些事來做，決定再多留一晚。

五十歲的賽揚（Sanyad Riza Vahidzadah），就住在阿里家對門，是個虔誠的穆斯林，也是當地賽揚家族的領導，更是大家所敬仰的鄉紳。他開了一間商店，提供鄰里們日常生活用品，並讓貧困鄉親賒欠。今天，他的小女兒沙蒂加(Sadiga Vahidzadah)即將臨盆，這是上天賜給賽揚的第四位孫子女。



這場地震讓阿克巴失去了親友、事業和夢想，直到現在，他仍寧願認為這是場夢。

走在午後近乎空城的巴姆街上，阿克巴時而意味深遠地注視著這個讓他驕傲、但眼前卻成一片廢墟的城市，時而失神般陷入某種憂傷。

／記者顏霖沼攝影

【太陽下山了】

太陽下山後，氣溫降了許多，巴姆街上變得冷冷清清，遊客紛紛避進了阿克巴的旅館。

六十二歲的阿克巴是英文老師，退休後經營旅館，流利的英文讓他與許多國外旅客結緣；尤其每到晚上，他會與客人們坐在棚子下聊天，說著彼此的故事，討論著彼此的想法，昨天耶誕夜他還與外國客人一起同歡慶祝。

晚上十點，阿克巴與幾位德國、瑞士、法國、美國和英國的客人，談論著前幾晚發生的一些微震。來自英國的蓋文（Gavin Sexton）問道：「不曉得會不會發生大地震？」

「我相信無論是過去或未來，這裏都不會發生大地震。」阿克巴非常驕傲地向蓋文說明：「巴姆遺跡已經存在了兩千年，如果這兒有大地震，你現在看到的將只是廢墟。」

晚上十一點半，大家紛紛就寢，阿克巴留下兒子在旅館守夜，自己先回家了；今晚

他覺得特別疲倦，還沒吃東西就睡著了。

沙蒂加此時產下了一個男孩，丈夫替他取名為瑪哈帝（ Mahadi Jalali ），然後就跟著沙蒂加的哥哥們一同去慶祝孩子的誕生。

【清晨的震動】



阿克巴的旅館曾接待過包括台灣在內，來自世界各地造訪巴姆古城的旅人。地震後，阿克巴腳底下所踩的旅館舊址，也像巴姆古城崩毀般，化成了瓦礫廢墟。

／記者顏霖沼攝影

清晨四點多，賽揚一如往常地早起，準備做今天第一次禮拜。五點多，突然一陣天搖地動，屋瓦紛紛砸落；賽揚趕緊叫醒沙蒂加、抱起瑪哈帝一同奔出門外。房子在頃刻間塌了下來，他又趕緊衝到對街，救出被埋在土裏已經昏迷的大兒子與媳婦。

同一時間，阿克巴也被非常大的聲響給驚醒，像是什麼機器在天上喧囂著；那一刻，阿克巴心裏想著：馬上就要死了！大約十多秒，聲音停了。阿克巴聽到家人的聲音，女婿幫他把卡住的門推開，讓他得以逃出。

他們跑到街上，所有的鄰居也都跑出來，都在吶喊著請求別人幫助，有小孩叫著：「我的父親被埋在房子底下，誰來幫幫我啊！」有婦女叫著：「我的丈夫被埋在瓦礫堆裏，請來幫幫我啊！」

街頭變成煉獄。阿克巴與女婿不停地幫著鄰居；地震十幾分鐘後，他才想起自己的旅館。「啊！我的旅館還有十一個客人……兒子也睡在裏面！」

阿克巴沒穿鞋子就急著往旅館方向跑。平常只要五分鐘路程，他卻跑了將近半個小時才抵達，因為到處崩坍的土石阻斷了通路。一路上，他簡直無法相信眼前看到的景象，不敢相信這就是他每天來來回回再也熟悉不過的地方。

他努力地跑到了旅館前，看了看卻對自己說：「不對，不是這裏！」就這樣在門前來來去去跑了兩三次，才震驚地發現——他的旅館變成了一堆瓦礫。

「默哈瑪！默哈瑪！」阿克巴大喊兒子的名字，兒子發出微弱的聲音。他無法立即救出兒子，只好請他再撐一下，先去救出受傷的旅客。

阿克巴從後門設法進入，救出了一對德國夫婦；三人徒手挖掘，又陸續救出八個人。不幸的是，英國人蓋文往生了；一個美國客人在送醫途中傷重不治。

賽揚奄奄一息的大兒子與媳婦在送醫後獲救，但他卻來不及趕往女婿與幾個兒子歡聚的處所；一瞬間，賽揚失去了三個兒子與四個女婿；出生不過五個小時的瑪哈帝，也從此失去了父親。

【死亡的氣味】

地震後的第一個晚上，阿克巴和家人都沒地方可睡，他們光著腳找到一處園子，生火坐了一整夜。

阿克巴看著他一歲大的孫女，想起早上在廢墟中拖出的婦女懷裏還抱著孩子。眼前的一切，對他們來說實在太艱難了，因為距離他們坐的地方不到五公尺，就躺著十七具屍體。

第二天，阿克巴的朋友從卡曼（ Kerman ）帶來了一些床單、毛毯、水和食物。這讓他們覺得好受多了，儘管六、七個人實在不夠分那些毛毯。而且，第二晚比第一晚還要冷，第三晚又比第二晚更冷。

這幾天似乎每個小時都有人往生，惡耗不停地傳進耳裏。阿克巴卻感覺這像是一場夢，不是真實的。他抱著頭變得愈來愈憂傷，那種感覺就像有人在他腦子裏點了把火，是一種最深沉的痛苦。

第三天，援助從各地而來。感受到溫情，阿克巴試著堅強、試著有抵抗力些；雖然往街上望去，到處都還是屍體。有時，他發現自己還是十分脆弱，因為無論何時走在街上，都會看到熟識親友的家毀了、人死了，那種感覺就像是心裏埋了顆炸彈，隨時都會引爆。

其實在退休前阿克巴就掙夠了錢，許多已移居國外的親友都等著他過去，但他始終捨不得離開巴姆，尤其是他這間擁有許多朋友與回憶的旅館……

【遠方來的膚慰】



趁著天氣晴朗，住在帳棚裡的災民將地毯掛在倒塌屋舍殘留的鋼架上晾曬。陽光下，只見一張艷紅自瓦礫堆上直直探向藍天。前來勘災的慈濟志工身影，宛如介入傷痕與復原之間的縫隙，試圖尋找彌合傷痕之道。

／記者顏霖沼攝影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他們為了援助這城市
遠離了他們的家
拋下了生活與工作
來到了這受災的城市
有多少人
他們沒有任何目的要求與利益追求
獻出了他們的白天與夜晚
他們之中有
伊朗紅新月會、救助委員會、軍人
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摘錄自伊朗報紙《Jamjam Newspaper》

走在六號小學的廢墟上，古詩人 Sadi 的畫像依舊印在危牆。記得在巴姆體育場聯合國臨時辦公營區門口，有一段他的話：

「全世界人類就像是同一個身體，那個地方痛了，其它的地方也跟著疼了。」

這樣人傷我痛的情懷，就是讓各國援助無分地域疆界不斷湧入的主要原因。災後第

三天就抵達的慈濟志工，勘災與賑災同時進行，發放生活用品、巡迴義診、洽商兩千五百噸大米發放，並評估援建緊急醫療派遣中心及學校的可行性。

元月二十六日，慈濟志工在紅新月會的醫療區認識了阿克巴。他已經從憂傷中站起來，在這裏擔任志工，用流暢的英語協助各國救援單位翻譯。

阿克巴帶領慈濟志工走入巴姆最貧窮、受災也最深的吉曼羅蒂街進行義診與發放。他似乎忘記自己也是災民，陪著救援團體早出晚歸。

巴姆元月份白天的氣溫攝氏二十幾度，夜晚驟降到只有攝氏三、五度，住在帳棚已經一個月的災民們已漸漸習慣；但阿克巴卻擔心兩個月後夏天到來，如果大家都還住帳棚，難耐的不只是四十度的高溫，還有蟲蚊的攻擊！

「這裏的女人平日喜愛待在廚房裏煮飯。災後發放的多是罐頭食品，每天吃罐頭，不但不新鮮，人們也會變懶。」阿克巴向志工們表示，一個月下來，大部分人只能吃些冰冷的罐頭，少數狀況好一點的人，就從倒塌的房子裏拿出煤油燈來將罐頭加熱。

除了要忍受帳棚生活沒水沒電、衛生安全簡陋、風砂走石、蟲蚊叮咬、日夜溫差等種種不便與困苦外，心靈的創痛更是巴姆人民難以癒合的傷口。

尋覓慈濟志工義診蹤跡而來到吉曼羅蒂街的瑪麗雅（Marziyah Kharkhan），從瓦礫堆中被人救出，如今不良於行；更嚴重的是，地震已過一個月了，她仍是心有餘悸而無法入睡；強迫自己吃安眠藥，但每天夢裏卻又是一場場地震惡夢的重演。另一位八、九歲的小女孩，則是每天晚上不斷要求起來上廁所。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王志鴻無奈地表示，這些不是真的身體的病痛，而是心靈創傷——地震的恐懼，已在他們心裏烙下灼痛的陰影。

【阿克巴的信心】



從事出租車司機工作的阿里，大概從來不會想到，有一天他會開著車載著賑濟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物資，而不是載著觀光客。

地震讓所有人被迫脫離了原本生活的軌道，也扮演了與原本生活中截然不同的角色。／記者顏霖沼攝影

《世界最強的牆壁》

大愛

會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把你們的帳棚綁得牢牢的

免得冬季無情的風

吹倒你們目前唯一的希望

把你們的帳棚綁得牢牢的

免得磚塊水泥再倒落在你們身上

天地無情

你要堅強起來

你要向人們證實

世界最堅強的牆壁是你的內心

任何地震與災難

都無法讓它傾倒

——摘錄自伊朗報紙《Jamjam Newspaper》

吉曼羅蒂街往生者不計其數，光賽揚的家族就往生了一百八十人，還有許許多多欠他帳的鄰居好友們；當然，那家可以賒帳的商店也已面目全非。

賽揚說：「這些債都要不回來了，但我寧可他們還能夠繼續欠帳！」

丈夫與幾位哥哥去世的打擊，讓沙蒂加精神不振、身體孱弱，擠不出奶水給孩子喝，小嬰兒瑪哈帝顯得十分瘦弱。

出租車司機阿里的兄弟全亡，他除了哀傷，想到自己一個人要扶養三個遺孤，壓力更是沉重。帶家人出遊的瑪吉蒂老師逃過一劫，但房子半毀成為危樓，她任教的學校 (Zainab School) 倒了，大部分的學生都不知所終。

地震之前，大家都有工作、家人和所有該有的事、物；但一覺醒來後，許多人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也失去了希望。

帶著慈濟志工走訪災區的同時，阿克巴思考著：「人為什麼活著？是為了有份工作，組個家庭，賺些錢，有個房子嗎？」但有一點是他現在可以確定的：「生命的美好，只有在自己還有希望的時候才能感受得到！」

阿克巴不願再與其他倖存者一樣，坐在牆角抱頭痛哭；他說這並不是世界末日，他必須要做些事，保持好心情，不讓擔憂束縛著他。

他想起了一個故事——有個人因為鞋子磨壞了而感到憂煩不已，但當他走上街看到另一個人缺了一隻腳，才醒悟自己實在不該再難過呀！

阿克巴告訴自己：「只要我活著一秒鐘，我就要積極樂觀地懷抱希望！」他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他要繼續當志工，幫助自己的鄉親，也讓自己振作起來。

「伊斯蘭的文化裏，要我們永遠抱持希望。我相信只要活著就會有希望！」雖然從來沒想過有東西可以毀滅一切，但如今地震發生了，許多人也往生了，阿克巴感恩自己活了下來，「如果我死了，也救不出那九個旅館中的客人，我得讓自己保持在較好的狀況，這樣我才可以去幫助其他人。」

阿克巴的心境，慢慢轉變著……。

【明天會比今天好】



《娃娃的媽》

小姑娘

妳是不是作了地震的惡夢

妳是不是怕得還把你的娃娃放在妳的腳旁

是不是妳的娃娃也會睜開眼睛

也會感到痛苦

小姑娘

妳是不是害怕再作惡夢

妳是不是還怕夢到你的母親被壓在廢墟底下

把妳的娃娃

放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離她太遠

也許當她睜開眼睛時

會感覺到孤獨

——摘錄自伊朗報紙《Jamjam Newspaper》

當志工前往八號小學勘查時，莫那娃校長不顧外人在場，在教育單位官員面前，挺身為她的老師們爭取權益。

「我們的老師白天要照顧孩子，晚上要找食物、安頓住處，第二天還要繼續上課，老師們也同樣受災，卻得不到應有的援助，再這樣下去，老師們也快要喪失教學的熱情了……」。

機切的語調，一時令官員有些尷尬難以回應。但這位穆斯林女性的勇氣和熱心，讓志工們感到驚訝和敬佩。探詢過老師們的需求後，次日即前往該校提共醫療箱及生活包予老師和學生家長。／記者顏霖沼攝影

震後一個月，瓦礫堆下的屍體早已清除完畢。即使各處仍是廢墟殘骸、災民仍在帳棚中餐風宿露，但整個巴姆已漸漸走出地震初期的驚恐陰霾。

朗社會機能堪稱完善，除了各國的援助，各省醫療資源皆進駐巴姆。都市重建計畫著手進行，學校開始召集師生返校上課，居民可以登記申請政府協助清理廢墟，怪手、卡車在大街小巷內穿梭了起來。雖然，當午後的追思歌曲響起，仍不時會聽到婦人哀痛的哭號聲從某個帳棚傳出。

「只要廢墟開始清理，巴姆就會一天比一天更好！」怪手推土掃街，雖弄得塵灰滿天，但也讓阿克巴盼到這一天的到來。

慈濟志工在吉曼羅蒂街發放，阿里開著車載著賽揚一同前來幫忙，他們願作發放車的司機與嚮導，幫忙把小貨車裝滿的物資分送給鄉親。

志工也將自己隨身攜帶的維他命、奶粉、人參片、五穀粉等物資贈送給沙蒂加，希望嬰兒能從衰弱中恢復健康；就像巴姆一樣，重新振作起來。

瑪吉蒂老師來到慈濟的義診處看診。地震後，她把兩個孩子送到外地，獨自回到巴姆。她捨不得離開巴姆，因為她對這裏的學生很有感情，決定留下來幫忙。

瑪吉蒂召集了一百多個孩子回到簡易貨櫃教室上課，但令她難過的是，其中一個班原本有三十個學生，只回來了兩個。其他孩子呢？

瑪吉蒂最難過也最擔心的，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雙親或成為單親的孩子；這些失依失怙的孩子，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白天在學校還有同儕陪伴，晚上回到冰冷沒有父母的帳棚，對孩子們而言，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

老師的景況其實不比學生好。白天要教導學生、輔導心靈受創的孩子，下課後還要忙著安頓自家人的食住，老師自己也快支撐不住了；加上地震後政府薪資發給不穩，老師普遍又都受災，如今要自立而立人，「真的很難！」瑪吉蒂說。

八號學校的孩子，許多在地震中失去雙親，但他們仍舊擠在矮窄的貨櫃教室裏，歡喜高唱著警世的地震歌謠：

地震來時不會通知任何人，
它使人們驚慌失了神，
如我們及早準備防震，
房子蓋得堅固又安穩，
就不會被它嚇得發了昏！
就不會被它嚇得發了昏！

孩子們天真活潑的笑靨，沒有被地震壓毀，依舊在廢墟中綻放。

【巴姆依然活著】



帳篷外正下著帶有寒意的小雨，帳篷裡就著暖爐，慈濟醫院姚定國醫師正向九號女子中學的老師們解說家庭醫療箱的使用方法。
／記者顏霖沼攝影

《四十追思哀悼文》

我該為你們之中的哪一位哭泣流淚
我該為你們之中的哪一位承受傷痛
我得相信 你們永遠不會回來
我得相信 永遠聽不到你們的聲音
當我叫喊著你們的名字
你們再也不會回答我
雖然你們已經遠離
一切就像才剛發生
四十天已經過去了
這分心情
依舊還在

——摘錄自伊朗報紙《Jamjam Newspaper》

阿克巴穿上了鞋子，再度站在破碎的家園上，回述地震當時狀況。「蓋文已經走了，這是他買的電動腳踏車，他原本打算帶回英國去。但現在，可憐的他再也沒辦法做到了……」

伊斯蘭的習俗，在往生第一、三、七、四十天，要為死者舉行追悼會；地震後第三天晚上，阿克巴就大量收集了罹難者的照片，將它掛在未倒旅館門上，並點上油燈，

掛上布條「BAM IS STILL ALIVE」，除代表著對往生者的追思，也象徵巴姆被照亮著，巴姆依舊還活著。

古城外，亞客拔又帶著孩子與妻子前來巡禮。

他們看著一樣的夕陽餘暉，卻再也走不進古城，只能與觀光客一樣，站在邊牆坡上遠眺。

觀光客爭搶拍攝位置而喧嘩不已，此起彼落的快門聲敲打著亞客拔夫婦的心。他們默默地看著遠方塌落的古城，那分榮耀已經不再，而今他們也成了災民。妻子禁不住掩面而泣，亞客拔挽著妻子的手回身走下坡去，留下背後的爭執與嘻鬧聲。

慈濟志工上前致意。亞客拔說，他在巴姆住了七年，已經落地生根，但手機店全毀了，貨也被搶劫一空；過去靠著觀光旅遊人潮謀生，如今古城毀了，這就像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一樣令人難過，未來的生活真不知該往何方？

他的妻子抱著孩子紅了眼眶說：「這是一種永久性的毀滅。再怎麼重建，也沒有人可以再將它回復原貌。即使重建了，它也不再是我心中的那個巴姆，不如讓它永久地躺在那裏，也就永遠地保存在那裏了……」。

亞客拔夫婦對觀光客們沒有一句苛責，反代表巴姆災民感謝國際人士遠道而來的協助。

夕陽，依舊準確地落在古城的身旁，波斯文明的土地下，也早已更替了無數個興衰的世代。如今矗立了兩千年的古城終究躺了下來，同時一起埋藏了數萬的生命，也記錄下巴姆人永難抹滅的歷史傷痛。



香味四溢的早餐，在爐火上滋滋作響。沙蒂加抱起在地震當晚出生、如今才剛滿月不久的兒子馬哈蒂，眼中盡是慈愛的笑意，和前一天下午談及災後生活時所顯露出的愁容完全兩樣。但願這個在出生時即遭逢巨變的小男嬰，以渡過此生最大的劫難，從此在眾人的祝福呵護中平安成長。／記者顏霖沼攝影

第二篇 巴姆城 迎接震後第一個春天



一如許多巴姆人再也見不到親友的面容，不斷造訪古城的人們登上塌陷的城垣後，看到的也只是殘破的廢墟，再也見不到原有的歷史榮光。

而倖存的人們，就像家家戶戶院子裏幾乎都會種植的椰棗樹一般，依舊以挺立的姿態，守候著他們猶待重建的家園。／記者顏霖沼攝影

伊斯蘭曆一三九三年元旦，西元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日，伊朗新年第一天。

北部首都德黑蘭落著大雪，造成了機場一度關閉；而位於南部的卡曼省巴姆，白天高溫卻已超過攝氏三十度，不時還風沙大作——沙塵暴依舊如期襲捲著這個已殘破不堪的城鎮。這是地震後的第一個春天。新年前、距離強震後兩個多月，慈濟志工三度到訪震央巴姆地區，除了慰問受災民眾，也展開義診、學校援建評估，及致贈來自台灣的兩千五百噸白米。

【巴姆的新年】

地震後兩個多月，巴姆機場重新啓用，殘破的天花板、牆壁正在修復，冷冷清清的景象，大不如地震前的榮景。

郊區未倒塌的旅館，房價漲了幾倍不等，因為各國救援組織的到來，讓旅館老闆發了一筆國難財。

市中心受損的店家陸續重新開張，理髮店老闆拾起掉落的店招牌，立在自家的帳棚前，就做起了生意。街上除了往來的砂石車、推土機，還有從其他城鎮開來的巴士，停駐在市區圓環邊。

據幫我們開車的巴姆當地人阿巴司 (Abbas Zurani) 說，巴士乘客多是退伍返鄉的軍人，他們因家園受災或有親人在強震中喪生，得以獲准提前退役。

政府用大貨車載送食物到來，居民憑糧票領取牛奶與食物，秩序井然。老人家騎著單車買了鏟子回家；廢墟裏，可以看到傷者一手撐著拐杖，另一手一鋤一鋤地剷著土。

兩個多月了，廢墟上仍是厚厚地覆蓋一片黃土。政府提供受災居民五千美元貸款，作為全套重建家園的基金——包括斷垣殘壁清理費用五百元、可使用兩年的簡易屋一千兩百元，餘下款項可重建倒塌房屋或支應生活急需費用。居民哈珊（Aphany Poot Hassam）表示，這筆錢連償還地震前銀行貸款都不夠，所以他們寧可自己動手挖。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場大震奪走了四萬多人性命，倖存的人們該如何面對悲傷和漫長的重建之路呢？

「四十幾個國際組織紛紛離去，只剩下慈濟等五個救援團體持續給予實質援助。」卡曼省副省長瑪赫帝（Mehdi Siavashi）表示：「在伊朗過年習俗中一定要有兩樣東西，一是魚、一是米。如今慈濟已援助白米，只等紅新月會發放魚罐頭，便能夠給災民一個溫飽的新年了。」

這是巴姆災後的第一個新年，也是災後的第一個春天。吃著巴姆盛產的椰棗，甜在嘴裏，苦在心裏。



在巴拉瓦一間沒有被震倒的理髮店裡，牆面上猶留著被地震畫下的裂痕，幾名年輕人正等待著理髮師為他們修剪頭髮。即便帳篷生活諸多不便，門面打理依舊不能馬虎。

志工造訪地震災區期間，許多居民向志工索取洗髮精等日用品。在鎮日風沙漫天的此際，這些看來似乎微不足道的生活用品，也短缺而一物難求。

／記者顏霖沼攝影

【大地的傷口的】



地震後的窘迫生活，苦惱了經濟狀況原本不差的巴姆人。對麥荷倫一家來說，厄運不到此為止。下午因細故不慎推倒瓦斯爐所引發的一場火災，將他們賴以為居的兩頂帳篷燒個精光，所有家當化為一地灰燼。

面對這樣禍不單行的時刻，麥荷倫和弟媳憂心忡忡地站在瀰漫著刺鼻焦臭的殘骸邊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渡過眼前難關。

／記者顏霖沼攝影

「巴姆在地震前是個很漂亮的城市。你們可以發現到處都是成熟的大椰棗樹，就知道巴姆人比其他城市的人更要勤快。」出租車司機托斯林米 (Javad Toslimi) 指著車窗外說，要種出一株成熟的椰棗樹，要先花十年培育出種子，再花十年灌溉成長，才能有今天碩果纍纍的樣貌。

住在巴姆市的托斯林米，在政府水利局工作，收入豐厚穩定，地震前擁有三棟大房子、兩部轎車及一間汽車商店。地震來了，他的房子倒了；利用公務之餘，開著自家車接送旅客賺外快。

行駛在柏油路上，他巧妙避開了一個補洞，「那是斷層帶！」轉頭看，後面的來車也都紛紛避開。地震後，高低落差最高達六公尺；雖路面早已補起，大家就是不願從上面行駛過去。看來，這大地的傷口，也早在巴姆人的心裏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車行經過吉曼羅蒂街，看見兩頂相連的帳棚剛被大火吞噬殆盡。一位婦人哀怨無助地在餘溫尚存的灰燼旁發楞。

再一次的傷痛，不只是在傷口上撒鹽這般容易承受。帳棚暫時缺貨，志工只能致贈慰問金表達關懷。

志工在 Zainabanya 女子小學義診。不少婦女表示需要洗髮精、防曬油等日用品。

原來這些是她們最迫切需要的，志工立即購買肥皂等生活用品至帳棚區發放。

又來了兩位小妹妹求診。她們說地震後就看不清楚東西。志工追根究柢後，發現她們原本是有戴眼鏡的，而眼鏡已經在地震中破損毀壞。志工於是安排她們前往卡曼省配眼鏡。

一位女孩來求助。她說常覺得渾身無力，檢查不出有腸胃或寄生蟲的問題，但經常感覺餓，怎麼吃都吃不飽，直到吃得太撐而覺噁心。

七十歲的老太太柯布拉（Kobra Hasan Zadeh），因地震受傷住院，在病房中不斷有人傳來親人死亡的噩耗；當又有人衝進病房報訊時，老太太聞訊一驚，竟再也合不上嘴！這些日子以來，只能灌下流質食物，連睡覺時都無法安心地合攏嘴巴。她們無法控制自己，都不由自主地張開了嘴，藉此稀釋著地震後湧上心頭不安的情緒。

義診醫師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王立信表示，看診的居民中有不少女性在地震後停經或不斷掉頭髮，有更多的病患表示心很痛或容易焦躁、暴怒，這都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除了以藥物控制，更需要特別的關懷或團隊治療紓壓。

【「人類」的祝福】



巴姆的 SINA 帳篷區，這天早上洋溢著一股辦喜事般的忙碌氣息。家家戶戶全員出動，領取來自台灣的白米，並動用家中各式交通工具，將一包包白米載回帳篷準備過年。

發放後數日、三月二十日就是伊斯蘭曆新年，慈濟在此刻送來白米，算是對災民致上一份來自遠方的祝福，期望他們過一個歡喜豐厚的新年。／記者顏霖沼攝影

三月十一日，志工借用巴姆東南方的巴拉瓦特市 Narjasinyan 女子中學，發放七十噸白米給一千多戶家庭。

發放儀式中，眾人依伊斯蘭教的儀軌靜坐，領誦者念頌了《古蘭經》第七十六章「Ensaan (人類) 」——

他們履行誓願，
並畏懼災難普降日……
他們為喜愛真主而賑濟貧民、孤兒、俘虜……
我們只為愛戴真主而賑濟你們，
我們不望你們的報酬與感謝……

這段經文主要講述人生無常，應及時行善、助人。

一位災民說：「歡迎台灣慈濟人再次來到巴姆，自萬里外奔馳到此送愛，將白米親自交到我們的手裏，這樣的作法人人感激。若是你們有能力的話，希望能再來這裏，深入我們的生活、感受我們的痛苦。我們什麼都沒有了，不管是醫療或是生活用品；我們的物質和精神都很需要你們的幫助。」。

Zainabanya 女子小學老師諾斯拉特 (Norsrat) 也前來領米，她說：「我代表巴拉瓦特市的市民感謝慈濟，也祝福台灣人不會遇到相同的災難。希望國外救援單位，也能採用你們的方式送出物資……」

巴姆前教育局長阿曼諾拉 (Amanollah Askari)，熱心地幫忙志工與政府單位間協調白米發放事宜。從慈濟第一梯次賑災小組來到伊朗，就持續與志工接觸的他打趣說著：「你們之中有的人昨天還是醫師或建築師，今天統統變成了白米搬運工了！」

阿曼諾拉還說：「世界上有很多人只想到自己怎麼吃、穿，自己的親友過得如何。但看到你們，才了解到世界有一種人，不但想到自己的親友、國家，也關心別人的國家與世界。」

出租車司機托斯林米一股熱血湧上心頭，也衝上前幫忙發放白米給鄉親們。他說：「你們發給我們東西，應該是我們向你們道謝，但是你們卻彎腰向我們說謝謝！你們一點都不驕傲！」

幾天下來，托斯林米載著志工們發放、義診、探訪災區校舍，傍晚志工們途經墓地，便停車探看。才關了車門，便見托斯林米話也沒說，加足馬力衝到前方五十公尺處下車痛哭。

原來，他的家人就葬在這片看似荒野的大墓地裏……。

【真主的考驗】



假期前的傍晚時分，巴姆居民來到位於市郊的萬人塚，為他們在地震中罹難的親友獻上鮮花與祈禱。週休假期前，本該是輕鬆歡樂的時刻，但這場讓巴姆頓時失去三分之一人口的巨大災變，讓人們只能在燭光和淚水中，無言陪伴著往生的親友。

／記者顏霖沼攝影

伊朗人認為夜是一日的啟始，一週之中又以週五為尊，週五、週六為週休。

每週四傍晚代表著節日的開始，也是巴姆人這兩個多月以來，每週掃祭的重要時分。阿曼諾拉和司機托斯林米相約，一同前往「萬人塚」掃祭。

萬人塚位於巴姆南邊郊區，日落時分，志工隨同來訪。面積有幾個足球場大的墓地，倖存者滿滿站立著緬懷親友；墓碑成排成列，顯示著地面下也擁擠著在地震中死去的人。阿曼諾拉大方地帶領志工行走其上，志工們想要避開也不知該往何處——墓碑滿列，已無行道。

伊斯蘭教認為，人赤身而來也應赤身離開，並依在世為善為惡接受真主的審判。喪禮以速葬、簡葬為主，死者不過三天便要入葬；不論貧富貴賤，皆以白布裹身入土；有罪者與無罪者的墓地則區隔開來。

這塊墓地原本用以安葬死刑犯或吸毒者，但震後那幾天挖出的死者數以萬計，根本沒有辦法選擇墓地下葬。習俗本是一人一墓，但地震後的那兩天，三、四人裹了白布便匆匆下葬在同一個穴中。那時下葬的人數，竟是過去巴姆地區四十年來死亡人口的總和。

「若能及時將傷者救出，也不會死這麼多的人。政府單位不是沒有動員，而是消防

與醫護人員大半罹難了……」阿曼諾拉看著小外甥的墓，想著當時他被挖出時還有脈動，只要再早個二十分鐘救出或立即給予急救，或許還有存活的機會……

「人做好做壞，看他的墓就知道了。生前為善或品格高尚，人們即使與他非親非故，也都會到他墓前為他誦一段經文悼念；生前為惡，大家看到他的墓，不多說什麼便從旁匆匆走過……」阿曼諾拉說，許多墓沒有名字也沒有人掃祭，黃土上只用碎石頭圍起，立起薄薄的木板標示；也有許多人是客死異鄉，等待親人接回故鄉重葬。

從土裏救出與長埋土中的，僅是一土之隔，卻分判了生離與死別。掃祭的人們清除墳上雜草，放上鮮花、點上蠟燭。即使兩個多月過去了，整個墓園不絕於耳地繚繞著誦經與哭號之聲。

「這是真主的考驗，地震啟發了人們去思考悲傷與痛苦、去了解什麼叫作生活的美滿；若不是這一次地震，人們或許始終不知何謂悲傷，什麼才叫作幸福……」阿曼諾拉說。

【司機的見聞】



地震當天，瑪哈帝出生。滿月時，志工曾來祝福，一個月後，又帶著奶粉前來探望。帳棚中，孀孀、阿姨們正輪流哄抱著瑪哈帝。在家人悉心照料下，小男嬰看起來健康狀況不錯，體重增加且雙頰紅潤，不似一個月前的乾小黑瘦，這讓志工們感到十分寬慰。／記者顏霖沼攝影

日落之後，大地也暗了下來，萬人塚上百千根蠟燭燃起，晚來的春風緩緩吹拂著，讓燦燦的燭光慰懷著每一顆受傷的心。

回程，阿曼諾拉對志工說：「白天，你們為災民們送米，是給我們物質上的支持；傍晚，你們陪著我們上墳，是對我們心靈上的支持與安慰。經過這一次，我感覺我們就像一家人般親切。」。

托斯林米則說：「語言表達不出我內心的感受，尤其你們願意陪我們來到伊朗人的墳上，我更覺得親切，比你們發米給我更令我感動……」他繼續說：「過去載過許多國際救援組織人員，他們從不曾陪我們上墳，看看我們死去的親友。」

托斯林米把車駛往他住的帳棚前，邀志工進去坐坐，看看他的家人。「我從以前就很自立，帳棚也是災後自己花錢買的。我拉不下臉來跟別人要東西……」。

托斯林米自認十五年前的他是社會的殘渣、害蟲，搶錢等壞事無惡不做，但一位親戚感化了他，讓他十五年來每日誠心禮拜至今；之後，在公家機關做事有許多貪污的機會，但他分毫未取。他覺得地震也跟這些考驗一樣，是上天給的功課，他更要自助人助勇敢地度過這一時的難關。

大巴士司機阿巴司，也給志工說了一個自助人助的故事——

地震當天清晨五點多，一輛油罐車剛好行駛到市區圓環旁，地震來了、車翻了，所幸司機平安爬出，油也沒有外漏；但他舉目所見，整個街道已震成廢墟。

之後，大大小小車輛往來災區救援，但電力中斷、加油站無法供油，司機便打開油罐車幫助往來車輛加油，他拍了拍胸脯說：「以後公司若要我賠償，我願意全部承擔……」

【歐茉的堅強】



因過度悲傷、哭泣而昏倒的瑪蘇瑪（中），經過醫生緊急治療，醒來後還是不住啜泣。同樣在地震中受傷並失去親人的歐茉（左），這時拄著拐杖走近瑪蘇瑪身邊，遞上一支棒棒糖，並輕聲安慰她。也許是兩人命運相近，彼此的交流格外能貼切意會，果然，瑪蘇瑪的情緒不久便漸漸平復了下來。／記者顏霖沼攝影

慈濟義診區內，送來了十一歲、小學五年級的瑪蘇瑪（Masumah Dahgan），她在上課中哀傷過度昏厥。兩個月來，她始終無法接受母親在地震中驟然離世。

瑪蘇瑪甦醒後，哭鬧著要找爸爸、要回家，志工口袋裏的糖果也無法止住她歇斯底里的傷悲。一位撐著拐杖的九歲小女孩歐茉（Onmol Baninah），輕輕地走到她身旁跟她說話。

「這些醫師都挺好的，我看過了，他們也給我藥了，妳不要怕、也不要再傷心了。我跟妳說喔，還有人比我們更慘的，我同學的爸爸、媽媽、哥哥、姊姊都死了，只剩她一個人，但她還是很堅強地來上學，妳應該鼓起勇氣向她學習。妳還有爸爸照顧、還有弟弟在，妳還挺幸福的……」

歐茉的輕聲慰懷，讓瑪蘇瑪情緒慢慢地沉澱了下來。事實上，歐茉的哥哥也在地震中往生。

悲痛的故事，在巴姆倖存的每個人身上都曾發生過。從當時地震發生的無助，到現在各國湧來的支持與關懷，未來又該如何獨力勇敢地走下去？是自助人助的巴姆災民最重要的人生課題。志工來到這裏，除了給予物質與醫藥上的協助，更重要的是陪伴與傾聽著每個傷痛的故事，分擔著災民們心中不能承受的重量。

【春天的果園】



Zainabinya 小學的校舍重建工程，原預計四天前便要完工，如今進度只砌到教室牆角。重建之事多所延宕，孩子們還得繼續忍受帳篷中或樹蔭下上課的悶熱和風沙。但這些不順遂一點也不損及孩子們的玩樂天性，仍是精力十足地在艷陽下跳繩。／記者顏霖沼攝影

公元十三世紀的波斯大詩人 Sadi，在其名著《果園》一書描述春天的到來：

春風對大地說
你展開你那綠色的地毯
於是 大地一片綠色
春雨對大地說
你讓植物伸出頭來
於是 樹木穿上了綠色的盛裝
長出了翠綠的葉子
樹枝戴上了美麗的皇冠
甜脆的甘蔗借助春天的力量
長出了蜜汁
椰棗樹在春風的吹拂
和春雨的撫育下
結出了纍纍碩果

地震後，沒有倒下的盡是巴姆負有盛名的椰棗樹，山上的雪水也在春風吹撫下消融，地下泉水的奔流湧冒讓這些椰棗樹更加翠綠鮮茂。沙塵總在這個季節來襲，但一切終將塵埃落定、歸於常態。

新年前，戶戶忙著將家園清掃乾淨，並等待與家人團聚。有的人走到了帳棚外巡了再巡，用力綁緊了繩索，並鋪上了新豔的地毯；有的人回到果園，繼續細心地澆種著椰棗；有的人則繼續賣力鏟清廢墟裏厚厚的黃土……。

一群年輕人在新年前的最後一個週三，循著過往拜火教留下的習俗生起了火，奮力地從火堆上跳過，希望除去過往所有的晦氣。

他們都期待著一來年的春天是一個全新的開始。